



▲銅柱關。上海龍圍只有一條線，沿途設九關，每一「關」形制相似，大小有別

## 敵對雙方的共同褒揚

為宋庭重用的楊氏家族，同樣被敵對的蒙元追封「播國公」。

1291年，在中國則為至元二十八年，楊漢英獲賜「賽因·不花」，蒙古語意「強壯的公牛」。

彼時，楊漢英依例進京覲見皇上，謀求認可，希望按程式繼位為第十七代播州侯。「今上」即元朝開國皇帝孛兒只斤·忽必烈滿足了他的要求。忽必烈將這個四歲男孩叫到跟前，宣諭道：「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之。」賜予蒙古名字，包含着一位長者對後輩的祝福。

不僅如此。賽因·不花的祖父楊文，還被忽必烈追封為「播國公」。這是楊氏一族在播州生息繁衍700多年間，從「今上」所獲最高爵位。

有意思的是，楊氏屢獲蒙元讚賞，主因卻是抗蒙，或稱能戰。楊氏抗蒙，主要在楊文及其父親楊價兩代。其間，楊氏奉調九援重慶，三出蜀中，不懼蒙哥百萬之鋒銳釣魚城之圍，可謂功勳蓋世，威震天下。而播州楊家軍，也因此獲南宋朝廷授予御前雄威軍名號。

楊文抗蒙，其主要功績，是向舊主宋庭獻計，在四川合江築釣魚城，並令忽必烈哥哥——蒙哥汗命喪於此。楊文還如法炮製，在播州建築釣魚城的「姊妹篇」——海龍囤，最終令勢如破竹的蒙古大軍，始終不敢越播州「雷池」一步。

有證據表明，在長達四十餘年的宋蒙之戰中，播州未被蒙古大軍攻克過一城一池。儘管為免生靈塗炭，楊氏最終「納土內附」即降元，但是，在元帝國遼闊的版圖上，播州依然是唯一一塊蒙元未能以武力征服的土地。

被宋庭授予御前雄威軍名號的楊氏家族，同樣被敵對的蒙元追封「播國公」。其間究竟，發人深思。



▲如今的海龍囤已變身旅遊景區。山下設有博物館，上山前可以在此先了解概況

## 【小資料】「中世紀城堡之城」

海龍囤（因海龍塘而得名，海龍塘又名龍岩水）位於中國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高坪鎮白沙村龍岩山上一個帶有軍事防禦的土司城址，始建於南宋末年抗元時期，有「中世紀城堡之城」之稱，在貴州省遵義歷史上佔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自876年楊端如播州至1600年平播之戰後，楊氏土司凡二十七世，自此海龍囤也成為遺跡長期掩埋在歷史中直到20世紀末才被文物工作者發現。海龍囤在2001年被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在2015年被列入世界遺產中，也是貴州省首個世界文化遺產和遵義市的第二個世界遺產。

從香港西九龍高鐵站搭高鐵到貴陽（約5.5小時），再往重慶方向行車到達遵義（0.5小時），改乘汽車約30公里，到達海龍囤。

歷史

交通

# 手腳並用爬天梯 海龍囤上讀歷史

從香港到遵義，搭乘高鐵應該算得上一個輕鬆的旅行。約五個半小時到達貴陽之後，再往重慶方向行車半小時，停站的地點就是遵義。遵義改乘汽車不到三十公里，就會來到海龍囤。當你手腳並用地攀爬它的三十六級天梯，心慌氣喘之際，或許就會猛然驚覺，一個別樣的中國，就在此刻，以一種略帶荒誕的方式，不經意間與你相遇。

大公報記者  
周亞明(文、圖)



▲明代貴州省及播州宣慰司範圍示意圖



▼上山第一關鐵柱關。為方便遊客現在搭了步梯，原來只有可以收放的吊橋，吊橋下例是人不能過的壕溝

## 宿敵皇帝朱翊鈞

朱翊鈞之為楊應龍宿敵，更多源於他作為皇帝的「人設」。

有點出人意料，楊應龍的宿敵，正是「今上」即後來被稱為明神宗的萬曆皇帝朱翊鈞。說起來，他們之間還有一段特別的情誼。

朱翊鈞不到10歲登基，14歲大婚，17歲幸太后的一名宮女，次年生下皇長子常洛。後得遇始稱淑嬪、後封皇貴妃的鄭氏，生皇三子常洵。朱翊鈞專寵鄭妃，想立常洵為太子，未果，其後則以長達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怨毒和抗議。較早開建定陵，則成為朱翊鈞彌補遺憾的一種舉措。

楊應龍與朱翊鈞的交集點，首先就在這裏。在定陵營建期間，楊應龍先後兩次敬獻金絲楠木60根和70根。即使後來與中央王朝關係惡化，一向自負的楊應龍，還命人綁了自己，跪在播州的一處名為松坎的路旁，向前來「勘問」的王朝官員請罪。贖罪的方式，則是先後出錢2萬兩和4萬兩，補貼朝廷購買「大木」，以全定陵營建之功。不僅如此，楊應龍還曾提點楊家軍，助朝廷剿滅「茂州賊五知子」、「柳州賊曹倫」等。



▲城牆「殘篇」

## 冷熱兵器的錯位對決

海龍囤迎來它的第一次戰事，當楊家軍手持大刀、長矛，應對手持山炮、三眼銃等火器的「近代化」軍隊，結果可以想見。



▲手腳並用爬完36級天梯，不禁為自己點讚



▲冷兵器時代，天梯的構築堪稱完美

1600年，在被構築300多年之後，作為軍事城堡，海龍囤迎來了它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戰事。建造它的楊氏家族，就此終結。

答案或許就在這裏。「天梯」都由石塊砌就，每級台階高60-80厘米，階面傾斜，有評論說它「明顯不符人體工程學」。實際的體驗是，即使是好動而又手腳靈便的孩童，也要手腳並用才能匍匐而上。設想一旦有事，自上而下澆潑桐油，或者撒上海豆黃豆，要上去則難於登天。如果再來點滾石檣木，其攻防結局可以想像。

有細心的學者發現，現存各處關隘的斷壁殘垣，沒有一處布局有射擊孔和炮台。但現場卻有類似被重炮轟塌的城牆。城牆外深埋的土層中，也有大量的鉛彈被發現。初步的結論是，冷兵器時代的典型構築，遭遇了裝備火器軍隊的進攻。事實正是這樣，海龍囤構築於1257年，建造的初衷是抗蒙，那是一個冷熱兵器交替的年代。

鑒於後文將要述及的原因，整個宋蒙之戰期間，這裏沒有發生過哪怕一次戰事。而當海龍囤迎來它的第一次戰事的時候，停留在冷兵器時代的楊家軍，手持大刀、長矛和弓弩，應對的卻是手持諸如山炮、三眼銃、五眼銃、佛朗機等火器的「近代化」軍隊，結果也就可以想見。

眼前的36級天梯，則從純粹技術的角度，提示了兩種軍事文明錯位對決的線索，提供了對播州楊氏末代領主楊應龍悲劇的部分解釋。

## 以楊氏看土司制度

### 【話你知】

海龍囤，是研究中國土司制度演進的一扇窗。

876年，唐朝過去一力扶持、旨在用以對付吐蕃的南詔國，在其坐大之後反咬一口，搶奪了已經「以土內附」中央王朝多年的播州。祖籍山西太原的楊端，回應朝廷號召，組建包括當地九姓的「楊家軍」千里遠征，花三年時間從南詔手裏奪回了播州。

唐朝給予楊氏的封號，是播州侯。其後，「侯」這一爵位，又經宋、明朝數度授予。如前所述，楊氏家族所獲最高爵位，是從他們曾經的勁敵、後來的「新主」元朝授予，叫「公」——爵位中的最高一級。不過，無論名號如何變化，其實質都是地方向朝廷稱臣納貢，有需要時「奉調出征」，朝廷則允許你在自己的地盤上做主。

話說土司制度，自唐將播州等地納入版圖，成為「羈縻州」時已有端倪。儘管歷朝叫法不一，其實就是一種中央對地方的所謂「以夷制夷」的間接治理制度。到明朝時，朝廷派遣「流官」，從土司手裏奪過地盤和政權，顯然想將間接治理變為直接治理，謂之「改土歸流」，一如楊氏的結局和下场。

不過，在一般的認知和觀感中，土司基本上都是當地原住民統治原住民，這些原住民往往都是少數民族。在中國土司制度的譜系中，外來的、非少數民族的特性，令楊氏家族這個所謂的土司政權，算得上一個「異數」。



▲海龍囤總體面貌三維復原圖（網絡圖片）

但是，宿敵朱翊鈞其實也沒能逃出悲劇的命運。在「萬曆三大征」當中，耗用國力超過前「兩征」總和的「平播之戰」，其實也掏空了明朝最後的「氣數」。「平播」之後44年，朱翊鈞的第五個孫子朱由檢即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明朝亡。所以，有評論指出，「平播之戰」其實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